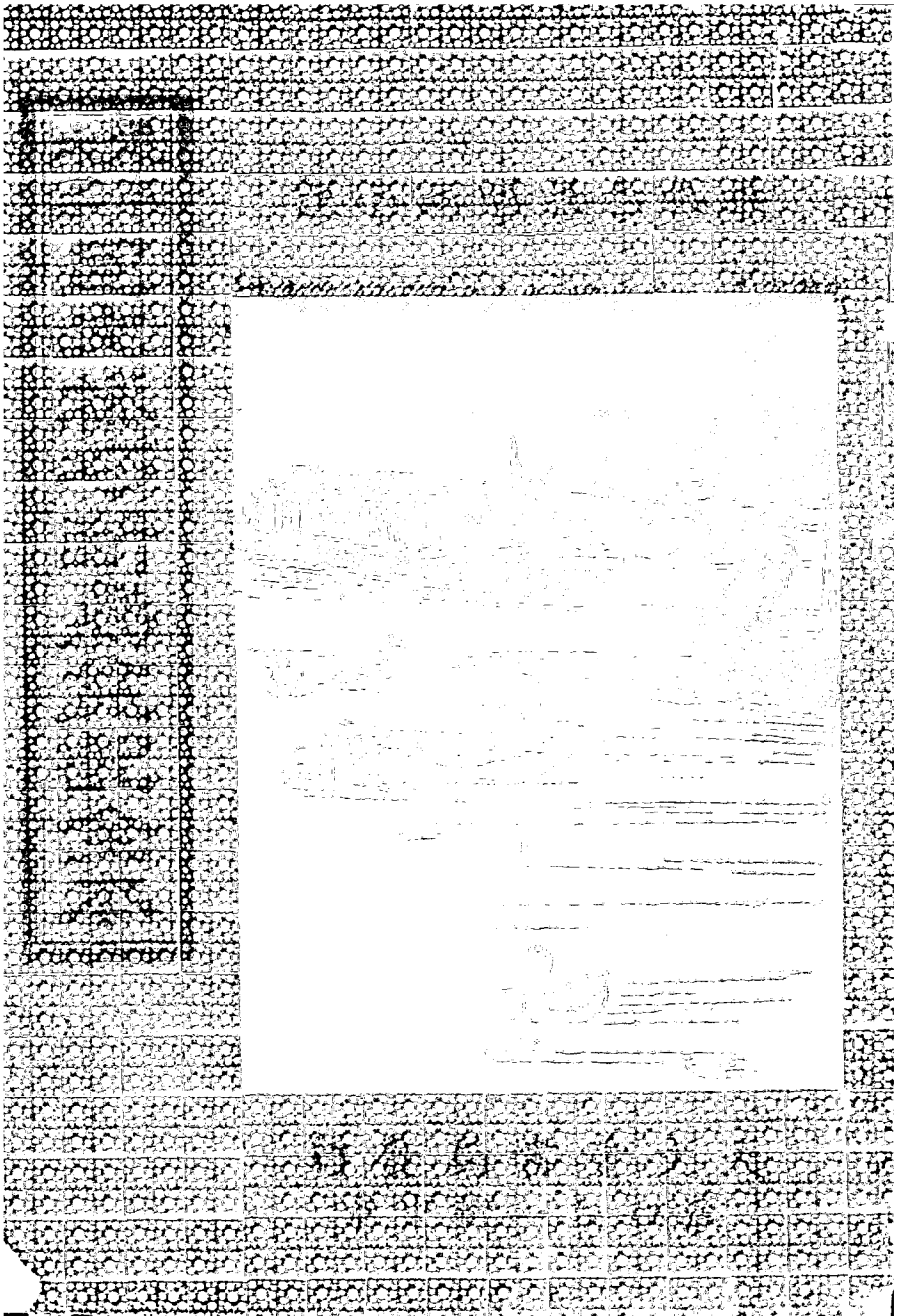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改良新編 包文拯巧斷烏盆記全本

本書內容情節題目摘要

楊宗富赴考高得中

王玉貞聞房勸夫君

主僕進京廟堂問卜

兄弟行凶鑒內焚屍

張必古討賬得烏盆

楊宗富附魂訴冤曲

欄馬伸冤包公准情

巧斷烏盆兇徒伏法

盤古初將天地分，幾朝天子幾朝臣，幾朝君王多有道，幾朝無道帝王君，說起宋朝宋太祖，汴梁城內治乾坤，太祖太宗真宗主，四帝仁宗管萬民，二十二年真命主，佛主天佑有道君，文官好個包丞相，武官好個狄將軍，主聖臣賢天下樂，八方無事罷起塵，不說朝中軍國事，再言福建福州城，福州府內濟寧縣，西門市裏白楊村，有一老者楊伯彥，家中富有金銀，娶的妻兒張氏女，所生一子在門庭，眉清目秀多端正，智慧聰明無比倫，七歲送入學堂裏，從師上學取其名，取名就叫楊宗富，每日窗前學經文，聰明不費先生力，寫字讀書頗用心，四書讀得如流水，次第輪流讀五經，七歲攻書至十八，五經平史盡皆通，表判策論都全曉，錦繡文章記在心，爹娘見他身長大，要與孩兒結配親，便叫媒人來說合，本處本里選良姻，王珠村裏王村長，長女多嬌王玉貞，面貌如花十七歲，年庚八字正相配，楊公推算多吉利，下禮行聘擇吉辰，王聖三年十二月初三黃道結成親，宗富娶了王氏女，夫妻和順



孝雙親。宗富將前數書去，濟寧縣內老實人，思量當年爲秀士，紅樓白馬耀門庭。長者夫妻多快樂，不枉將教子孫。少年夫妻之和順，生下孩兒兩個人，先生男兒楊玉保，後生女子小蘭馨。宗富喜聲大悅，孫男孫女掌中珍，宗富年登二十四，福州省內舉科名，思量要別雙父母，科舉題名顯二親，兼嫌堂上少吩咐，收拾行裝便起程，帶了安童楊百壽，伏侍官人共起程，拜別爹娘。妻子，一心要去辭龍門，主僕三人來上路，清晨離了白楊村，二十里程穿縣過，百零八里到州城，進福州建寧省，果然好座省城門，十里紅樓如錦繡，六街三市店層層，尋個店房安歇下，潛心悄悄讀書文，百壽安童奉服侍，等待科場送其程。

其時正值太比之年，朝廷差下試官，到福州省城，八府一州五十四縣生員，俱來赴選，宗富拿了文屏四寶，准得科場，坐下號房，領得題目，高才百學，信手寫來，篇篇錦繡，字字成文，那消半日，八時文成，早回酒店安歇，二日又赴二場，表判論題，十分得意，到了三場，三篇策論，端的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治國安民之學，三場已畢，連夜回家，龍虎榜日揭曉，高高中了第二名經魁。宗富一朝身中舉，福高魁第二名，捷報公人來報喜，紛紛鬧進白楊村，楊公夫婦心歡喜，可喜孩兒中舉人，鹿鳴宴罷家轉，朋友親鄰賀滿門，金花綵緞和紗帽，拜謝高堂養育恩，高堂上面排筵宴，賀喜俱來飲杯巡，一連飲了三日酒，慶罷重陽節又，宗富心中想貴，說與妻兒王玉貞，秋去冬來天又冷，六千里到東京，晴和不耐前途去，日短天寒怎轉身，玉貞娘子將言說，父母年高過六旬，有子在家多孝順，無子堂上冷清清，山遙遠程途險，萬里行入兩挂心，倘有半分長短，一雙男女靠何人，宗富此時心不悅，非妻說語不聰明，自古男兒天下志，聲名須要天下聞，既然中舉該自，黃甲一名進士公，我身安坐家門中，那得爲官做貴人，此時不向京中去，錯過三年中不成，趁此爹娘身康健，叫年老往憂心，夫妻恩愛是長久，此去求名只半春，那時衣錦回轉，五花官誥做夫人，玉貞聽說如此話，不敢再阻再阻行，宗富來到高堂上，稟告爹娘二大人，孩要上東京去，南省春闈赴舉人，全賴爹娘洪福人，管叫取狀元名。

楊百萬道，我兒既中舉人，理當嘗試。但是此刻尙早，且過今冬，待新春慢慢上京，却不是好日子。宗富道，爹娘不知，我們邊方海郡，不比中原路近，此去到東京六千餘里，日短天寒，必須早行。二弟，母親道，我兒要去，再住一兩月何妨？宗富道，家中親期探買，不便讀書，若去遲了，趕不到場期，就趕上了科場，手忙脚亂，不便攻書，故此要到東京，尋個下處，習靜攻書，務要一舉高第，同頭拜祖揚親，方遂孩兒之志。

爹娘見兒如此語，我兒立志果虔誠，功名大事難憑祖，每日從容好動身，選了九月十五日，黃道良時便起程，宗富上告生身父，收拾家中金共銀，多取金銀並寶鈔，隨身足用上東京，百萬說與孩兒道，我各用多金，一回一轉盤錢，二百花銀便起行，宗富說與生身父，你今有所不知音，我家祖上多豪富，只少爲官受祿人，倘然得官和職，光顯門牌萬金，假如得弟爲官去，衙門使費要用錢，有錢方便，便行，無錢借債要求人，一到官衙多使費，上司一處要金銀，無錢使費官難做，一定貪贓詐小，孩兒立志爲廉吏，要做官時似水清，多帶金銀來上任，不將屈棒打良民，爲官若不貪財寶，萬古流傳作美名，百萬見他心志大，我兒此去定身榮，即忙收拾財和寶，百兩黃金千兩銀，便叫家人楊口壽，文兼伴帶小楊，二人作伴同行路，好生伏侍相公身，當時雙親安排酒，來與孩兒餞別行，妻子玉貞玉女，孩兒玉女蘭馨，一家六口圍坐，饒別陽關酒一樽，爹娘堂上親吩咐，我兒婆生聽原因，養你今年二十四，未曾外別遠行程，只因萬里路程大，及第登科顯大名，我兒途中須保重，小心謹慎往前行，閒花野草休貪戀，求名早去早回程，到京頻把書來寄，免得爹娘遠望心，妻嬌子幼須當念，得回家歸門庭，宗富謹聽爹娘話，雙親不必記在心，多則一年少半載，必定回家見二親，吩咐妻子王氏女，好生順老年尊，看顧一雙兒共女，待到明年望好音，飲罷酒時忙收拾，親朋不住送行程，一家大小都相送，送出家庭內宅門，安童牽過能行馬，拜別爹娘就動身，帶領家童八兩個，官塘大路向前行，爹娘妻子，吊淚，遠望行人出了門，一門人轉回家內，單候春雷第一聲，不表白坦村內，再求名應以人，曉行以宿投前進，渴飲飢食那消停，出了福州仙霞鎮，看看來到建甯城，

金徐二府多行過，繞過凌波到紹興，過了錢塘江岸口，咫尺西湖是杭城，吳山上面十般景，十里西湖看得真。

楊宗富久聞杭州美景，不敢遊玩西湖，恐誤程途，不免且上吳山，看看城裏城外景致，多少是好。正是吳山來玩景，山中多少廟堂中，上下燒香不斷，菴堂寺觀鬧紛紛，當時十月交初一，拜佛求籤人不停，岳廟左邊人煙擠，英雄會赴二郎神，士女求籤多盡應，寶蓋長幡了願心，宗富此時心思想，離了家鄉半月零，未知功能成否，不如拜佛求神靈，即時買了香和燭，直上山中叩神靈。

宗富燒香點燭拜問二郎真君，弟子楊宗富，今往東京會試，未知功名若何，如果成就，乞賜上籤，不第空回，乞賜下籤，拜告已畢，手拈籤筒，連搖數下，求得一籤，乃是八十一籤，謝過神祇，向廟主買張籤票，却是下籤，上面籤詩一首。

詩曰：准擬出當衆郡，誰知假塞困人羣，可憐白玉悲黃塚，却有青光照覆盆，宗富看了心中不悅，將籤票火中燒了，楊百壽問道，官人為何燒了籤，富宗道，若依此籤，凶吉甚少，百壽道，官人鬼神之事，信之則有不信則無，土木泥神，有何靈驗，宗富道，神明書上不可胡言，楊春道，官人功名之事，有進無退，官人是上界文星，自然逢凶化吉，宗富道，有理，天色已晚，且下山回店去罷。

主僕二人投宿店，靈廟之下往前行，鎮海關傍多熱鬧，茶坊酒肆話聲喧，三人來到招商店，放下行李，入店中，乾淨客房尋一處，暫時安宿且消停，忙叫主人安排酒，說以酒來拂行塵，酒保即忙辦酒來，楊春斟酒甚殷勤，宗富無心來吃酒，略飲三杯早醉熏，便喚二人拿去，三人飲畢便黃昏，主僕店中來宿下，思鄉一念忽關心，當初只說求籤好，反為求籤意不誠，不知路上凶和吉，未審家中叫太平，一夜無眠心思亂，又聽得喜喚聲臨，乍寒乍熱肚中痛，似惹天行瘡病侵，自悔不該胡亂語，廟中冲撞二郎神，官人心下多憂悶，被他叫得不安寧，天明買藥來調治，病體初癒藥不靈，一連等了兩三日，日輕夜重轉沉重，宗富此時無可奈，便喚招商店主人，此人是我家重僕，送我嘗試上東京，誰想到此

生疾病，耽擱程途不便行，我們兩個前途去，留下他身在店門，留下衣食並鋪蓋，寫下家書信一封，又存花銀二十兩，若遠病好轉回程，乞求店主來照管，我若回鄉不負恩，店主聞言稱領命，相公請便去登程，順便今朝托付我，晨昏湯藥，當心，病好帶銀回故里，倘有差違在我們，只待相公榮歸日，只求看顧我當身，官人當下心歡喜，難得忠良好主人，忙叫楊春快收拾，兩個行李一人身，粗重書籍存在此，担挑輕巧好，程吩咐安童楊百壽，好生調理病中身，非是我今丟下你，功名大事不能停，主僕二人將離別，店家相送出了門，前邊馬上楊宗富，後挑行李是楊春，上了官塘忙奔走，驛亭過了是嘉興，嘉興過去吳江縣，早到蘇州一座城，心忙不看姑蘇景，過了姑蘇到望亭，行行走過無錫縣，常州府是古重慶，重慶又過丹陽到，看看又到鎮江城，一路行來天色晚，紛紛紅葉落楓林，長江白浪淘淘湧，遠望金山一點青，主僕二人行船渡，扁舟渡過大江心，長江萬里風波險，只爲功名不顧身，過了對江瓜步月，天長六合到來臨，離了杭州將半月，行走都是異鄉村，江南處處人煙廣，江北迢迢出路，村市淒涼人跡少，風塵跋涉苦煞人，連天野草迷路徑，半日行程不見人，走過潤州野貽縣，臨江波上不稍停，主僕行程多日久，未知何日到東京。

主僕二人過了臨淮，行了數日，只見茂林迢迢，黃葉簫簫，紅日啣山，寒風撲面，楊春叫主人在途辛苦，力衰担重，早下宿店，宗富道：此地荒涼，不比江南，須是走向前途，方有客店，楊春道，相公，我一步也走不動了，宗富道，此處並無人家，如何是好，舉目一看，但見半山之處，有幾間房屋，叫楊春耐苦，前面有人家燒晚煙了，快走幾步，到前投宿。

楊春一見心歡喜，兩步當着一步行，宗富馬行來得快，看看轉過半山林，小小茅屋有幾間，見一婆婆年老人，素素百八胸掛口，彌陀不住聲，門前木板盛豆腐，地鋪大小做烏盆。

宗富到門首下馬，楊春放下行李，只見茅舍簷前，挂着酒帘，土寫白酒豆腐，宗富上前，便叫老婆婆有個賣些我吃，婆婆道，客八天晚了，不可吃酒，快些趕路過山，十里之遙，才有客店。書生聽與婆婆道，小生此不能行，願借寶莊安一宿，明早加倍納房金，婆婆便向書生說，秀才休入

我家門，老身雖是多行善，一雙男兒不是人，常在此山行凶事，見你行孝便起心，趕他來回須快走，鎮前留宿，留停，主僕二人癡呆了。嚇得慌驚腿轉筋，婆婆說的多利害，怎敢遲挨久留停，拚生捨命向前奔，逃脫天羅地網門，山路崎嶇如磨轉，人疲馬乏怎能行，楊春嚇得頭多痛，兩腳酸麻又難走，一步時挨一步，走一程來算一程，紅西沉天已晚，並沒人家與店門，二人走得心中怕，山林險惡好驚人，剛下山岡三叉路，兩個凶人似惡神，二人手執鎗和棒，鋼刀月劍緊隨身，便問何人下山去，黃昏何在此山行，宗富心慌忙下馬，口稱山主大王身，學生不是經商客，東京科場赴選人，日晚下山尋宿店，望乞寬恕我行。

二人笑道，原來是貴人，失敬失敬，我們不是歹人，乃是山中獵戶，又當本州巡捕弓兵，見你黃昏到此，故此動問，宗富道，二位在上，此處是甚地名，到鎮市還有幾里，二人說，走至二三十里，才是亳州高卒鎮，方有住處，這一條山路險惡，虎豹傷人，強徒出沒，天昏地黑，如何得到，不如到舍下，草榻一宿，宗富道，府上何處，二人說回轉山前便是，不分說，一個扶他上馬，牽住馬繩，一個說，大哥你挑累了，我替你挑，楊春日喜輕身，緊緊相隨。

也是人天命絕，遇着強徒惡煞神，宗富馬上心驚想，未必他入是好心，若得平安無一事，到京還原謝神門，當時馬上開言問，便問他大姓與名，兩個當下回言答，我們乃是弟和兄，趙大趙二人兩個，本州獵戶做弓兵，老母年高八歲，住在山下造烏盆，你到我家住宿去，不要飯錢與房銀，只等明春身及，那時再，我當身，宗富此時俱聽得，渾身發戰少二魂，崗前老母喜念佛，現擺烏盆賣與人，他說兒多不好，莫非就是二人身，倘然一去遭毒手，主僕殘生活不成，猪羊走入屠家內，進退無門，是怎生，縱然不是惡強盜，也是無端造惡人，只爲功名來此地，早知悔不在家門，只得含糊答應，重重報答，非輕。

宗富身不由己，被趙大趙強行扯回，下了山坡，只見茅舍裏面，透出燈光，趙大牽馬，扶宗富下馬，趙二挑担入莊，老婆婆取出米來，見了宗富道，這個秀才，方才借宿，於你下山轉宿一。

又來，趙大爺，官員既來借宿，如何臨門不肯容，這老不賢，婆婆不教再言，只得離門去。宗富聽得此話，滴身上下冷汗淋，該在此間來受此，如何嫁得這凶暴。趙大爺將話說完，宗富到寒門，茶盤草舍不恭敬，白面盆中飲幾巡，趙一言道無好菜，籠中有個雞雛身。將他殺來相為敬，楊家吃酒，草席裏面且安身，宗富叫聲言多擾，明早相謝便起程，馬兒拴在牛房裏，行李挑進內房門，取出舖陳來擺設，草屋裏面點明燈。

宗富正在行，取出胡繩綁一疋，叫楊家送與老母，說多謝實壯，無以為敬。老母說，多謝相公，楊春回房，主僕二人，和衣而睡，老酒叫孩兒，這個官人有禮，荒村酒飯，所用不多，且受他

老母問，這好相，趙大道，希罕這一疋絹何用，殺了他，行李都是我的。六叔林，這個官人來應舉，千程的里到吾門，你把他身來害死，家中骨肉怎知，人命關天非小可，

安排你，只等二更下無情，先將好酒來飲醉，且到草場去安身。宗富聽得此話，兄弟二人全不聽，便罵貧婆一世貧，現成財寶不會取，怎無錢財有金銀，兄弟二人

宗富聽得此話，兄弟二人全不聽，便罵貧婆一世貧，現成財寶不會取，怎無錢財有金銀，兄弟二人

包文選乃斷為盜記

人性命難逃，諒他出門不遠，趕上結果了他罷。

兄弟二人前途趕，趁着天還月色明，可憐宗富當命絕，主僕心慌走不停，那曾走得半多里，走上弟兄一雙八。主僕心慌忙開口，伏乞大王赦殘生，馬正金銀俱奉送，饒我殘生一命存。弟兄二人心大悅，當時揪住一雙八，我本無心來害你，你自該亡上我門，財也要來命也要，今朝怎肯放你行。說着說着忙動手，取出鋼刀白似銀，一刀一個頭落地，一雙人害一雙人，可憐兩個無頭鬼，血染山坡草不青。

趙二道，哥哥這二個人死了，趁此月色，就在此埋了罷。趙大說，要埋時被主開山翁撞有阻會，恐有不便，此處離寨不遠，抬進審門，且去睡覺。

趙大拖着楊宗富，趙二抱着楊小春，未曾走得一箭路，早到烏盆寨內存，將他丟在審門內，鎖了審門好轉程，到家且哄親娘，二八逃走不知音，重新點起明燭燈，開了行裝覓報真。以錢租子為物，皮箱裏得緊騰騰，一一拆了看仔細，二八喜得笑盈盈，黃金白兩銀，汗南四套裝，裝色色都新，大連有世張走路引，文章會試上東京，老母見了雙吊淚，可憐年少好書生。兄弟二人重飲酒，三杯醒來談絕頂。

趙大趙二睡醒了，天色已晚，將金銀埋在土坑下，衣服交與老母收藏，二人且牽馬到鉅州，適有本州民壯，迎接新任的趙官員，要賞馬正，二人將楊貴銀三十兩，在旗飲酒，大馬回寨將兩個死人，搜出盤費，鋪了上下衣服，丟在審心，將老母做的土坯烏盆百餘個，放在土坑下，用泥封了審門，放起火來，只見烏烟滾滾，烈焰焰騰騰，燒了一日兩夜，可憐楊宗富滿腹文章，少年才子，一旦化為灰土。

書生死了方三日，烏盆燒得已完成，燒就烏盆一百二，挑上山岡見母親，新燒烏盆一百二，每顆賣賣過光陰，母親便將烏盆數，一百二十好烏盆，三十個錢買一個，賣得七十六百文。

老母數來數去，只見多了一個，叫聲我兒當初做就一百二十個，為何多了一個。趙二說，當時一百二十個，怎麼會多，趙大數，又以看了又看，笑道我道如何多了一個，你看那一盆兒，又歪又缺，不正是那個放牛的小廝，在籃中頑耍，學你做的，一個歪盆，這盆兒用不得，誤將賣作

尿盆。

娘兒不曾說得了，來了公公，老漢姓張，名必古，無兒無女，一生積蓄，六十餘年身體健，高卒鎮住寶紫薪，來到山岡採柴担，放下柴薪進了門，便叫婆婆老母親，大郎君與二郎君，前日三郎燒香器，害中紫等柴來焚，燒了老漢柴三担，一担柴銀三十文，一担三十三担九，未曾付與到至今，今日幸從莊上過，望乞將錢贖我身。

趙二說，公公本該奉還，今日可奈無錢，張必古道，不多少錢，二郎君與老漢，趙三道，你要銀子到有千把，銅銀，分文也無，公公道，不要取笑，我既無錢，老漢扭去，你把烏盆賒十個與我，二郎道，既是相好，山前山後鄰舍家，你要盆用，我送你一個罷，趙大道，我兄弟們燒香，一百二十個盆，一個也未買，怎麼就送人，趙二說，也能把那一個歪的送給你，九折交柴錢，另日再來討。

老漢接盆稱多謝，柴錢今日且奉存，兩手拿了烏盆子，辭別採柴便出門，來到家中盆放下，俱然又去賣柴薪，賣了柴兒歸家內，將錢沽酒醉醺醺，無憂無愁又耐老，樂道安貧也快心。

老漢想起烏盆，忽然自斟自飲，拿盆一看，一見盆兒又歪又缺，笑道，趙二不是為我好，送入須好物，怎麼把只個歪的送我，盆不得飯，裝不得冰，只好將來做個尿盆，其時天色已晚，老漢酒後一覺醒來，便要小便，下床拿起烏盆，正要溺尿，忽然一陣冷風，身上寒毛倒豎，嚇的把尿攔了一床。老漢夜深心中怕，有些邪風不調停，東邊換到西邊睡，席床弄得濕淋淋，未曾睡得多時候，聽得人睡張太公。

張公道，又來作怪，半夜誰人叫我，不要去理他，轉身而臥，口不覺的鼻氣一團，睡在身上，還叫張公，我是屈死之人，特來求你伸冤。

張公嚇得翻身起，畢竟年高有德人，全然不怕鬼魂鬼，便叫孤魂聽我訴，老漢自身無邪曲，並不欺心瞞弄人，殺人償命從來有，欠債還錢自古聞，你有冤情我自理，為何纏住我當身，鬼魂裏將言說，

包文拯巧斷烏盆記

我是冤枉負屈人，福州舉子楊宗富，生僕東京趙家，來劉趙大莊上過，撞見凶徒兩兄弟，去日曉黃昏，關在馬，請到他家，宿一宵，虧他老母來相救。三更半夜去逃生，走下田園茅草里。無火趕上茅草棚，腰刀殺死出坡下，搭天窰門把火焚，上端烏盆一箇二，尸首埋在地邊存，屈氣無心不死，冤魂化作一烏盆，化作烏盆蛋又缺，幸遇張公帶轉程，教我金銀一千兩，白鴛拿來賣與大團丟，爹父緣年紀落，妻姊孀幼怎知聞，可憐落他鄉鬼，求向台前把狀伸，若還報得冤和恨，九泉之下不忘恩。

張公聽半箇字，一聲一字，都向烏盆中流出，張公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聖間以爲鬼精柴錢，不覺代了鬼來，你這烏盆作怪作怪，你雖有冤情，我是貧苦老漢，每日的柴，良粥度日，那有閒錢與你佈冤？烏盆鬼道：『張公，你不得與我伸冤，一世也不離你。』我叫你不得安身，說：『未幾日，鬼聽得破破響。』鬼哭神啼，張公無奈，說道：『烏盆，你叫我那裏伸冤？』烏盆道：『新來本州太獄包籠，你去縣裏伸冤。』」

張公說與烏盆鬼：「新來太子姓包，他這冤魂有知縣，由斷楊來夜斷縣，能管巧語美詞，見家像嚇嚇我，我一半身老敗朽，趕大兩個似凶神，要我見官何冤枉，怎一囚徒兩個人，烏盆回言不妨事，我今隨中助你身，不要你身來對理。」我見包公自離論，願你到州衙衙衙仲發案來謝你恩來。」張公道：「也能。」我命，替解伸冤。然此游狗早，我裏醒覺，你且一邊少避，休得嚇老身。需爲道：「公公請。」張公道：「解伸冤。」不說鬼神，故此睡到天明。烏盆又問道：「於公天色惡，子因快。」管他則甚，「把這烏盆依舊還。」超大去罷，正欲東行，那烏盆就有千金之里，張公道，怪事，將他藏在地下，就鐵打銀一，一些兒也不損壞。

張公此際無可奈，只得同他捉冤伸，時遇年十一月，新到州官包大人，合肥人氏，包文正，南德是天差文曲星，初到定遠爲知縣，二任太守本州身，二十四日方到任，初一行香出北門，北門有個煮天廟，包公廟內把香焚，進香已畢回程轉，上一公公年老人，手掃烏盆傍邊立，陰風冷氣黑沉沉。

包公騎的白馬，却是民壯買回趙大的馬，就與新太守騎坐，那馬見了主人陰魂，嘶喊悲鳴，四蹄亂跳起來，手下控轡不住，險些兒跌下馬來，包公叫住馬，那老者手抱烏盆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快快叫他出來。

包公見問心中喜，當街跪倒地埃塵，包公馬上開言問，你是何方那裏人，手抱烏盆因何事，路旁立著有何因，張公見問同言答，老爺上在聽原因，小人名叫張必古，高辛鎮上有家門，今朝有件冤枉事，不敢揭明犯大人，要等老爺回衙內，伸冤理屈斷分明，包公見說傳地甲，喝叫代往老人身，一行不住面衙轉，入了高衙大府門，包公下馬高堂坐，皂隸回衙納喊聲，老爺堂上忙傳令，叫進當街伸冤人，張老升廳來跪下，手中拿著一烏盆。

張老升廳來跪下，手中拿著一烏盆。張老升廳來跪下，不知死活的老漢，你告狀怎樣代進那盆子見爺，張老爺道，小人正爲這盆子呀，朋友小人每日執柴賣，趙大燒窯造烏盆，賒下新柴三担止，無錢買了一烏盆，那知烏盆他是鬼，原來南方一舉人，求名過此高閣上，被他謀死奪金銀，兄弟抬入窖中去，尸骨燒灰肉無存，冤魂化作烏盆子，隨了老漢到家門，半夜三更來說話，叫我神冤負屈情，若還不與他冤屈，吵得家中不安寧，只得前來將狀告，伏維昭雪超冤魂。

包公道，不信有此等怪事，且代上那烏盆來，包爺親自問烏盆，有何冤屈，就此說來，那烏盆全無動靜，問之無聲，扣之不語，包公道，這老奴他戲弄官長，念他年老，且饒你一頓重打，趕出去。

張公纔出高衙門，手抱烏盆怨嘆聲，在家更有千般語，見了包公不作聲，烏盆更與張公道，念我害了一魂魂，渾身上下無衣服，不好處前見大人，我今會中文筆，須要儒巾服色，取出前燒與我，才能見得土尊身，求你不必辭辛苦，再到廳前稟大人。

張老聽得，又進廳堂，上稟老爺，烏盆說，他是文科舉人，被華大刺得赤身裸體，不好來見老爺，求老爺照與人服色，燒化與他，他就說話。

包公堂上忙吩咐，後堂即取白羅巾，圍領朝靴並紗帽，將來燒化在儀門，張老又抱烏盆子，包相堂上又問明，烏盆有甚冤情事，我作仙冤理屈人，烏盆靜悄無言語，包公台前大怒噴，無端欺詐皇堂府，拿下胡言老漢身，喝叫手下打十板，張公打得淚淋淋，抱了烏盆堂下去，將來丟在地中心，盆兒跌得聲聲叫，驚動衙門一衆人，張公只得將言問，爲甚原由不作聲。

烏盆說，門神不肯放我進去，屈死我也，張公道，既屈死你，我豈不敢去稟了，衆人一齊聽見，說道老漢，雖是老爺屈打了你，你也不可改了念頭，你再進去稟，老爺不信，我們幫你說，就是了。

張公此際無可奈，只得當堂又聲明，老爺使罵聲利漢，三番兩次哄官人，張公高叫青天，請教烏盆，纏住身，他說門神多利害，不當堂把冤伸，老爺使叫擺香案，親祭忠良二位神，烏盆冤鬼來告，望乞容他進我門，說罷之時呼張老，快代烏盆審事因。

一但見烏盆差差差，跪前痛哭而來，包公一見驚道，烏盆你要使詐，有我在，與你何干，烏盆稟道。

告狀冤魂楊宗富，身居福州濟寧城，平生才學五車富，滿腹珠璣七步成，今因本縣考武，占頭名，主僕來京思獻賦，趙大門前把宿投，趙大老母指明路，說他二子是囚徒，叫我別處去逃生，豈期命差遇凶星，黑龍關上程途誤，不期路遇兩囚徒，趙氏兄弟爲鐵戶，天爺地黑蕭蕭雨，二道趙大莊上住，老母慈心放我逃，犬吠驚覺賊人怒，趕上衙門命領，可憐血染關高路，黃金帶兩千白銀，四季衣裳細絹布，長行白馬賣花銀，現與爺乘細路，尸骸抬入黑窖中，泥裏埋實烏盆，細細不認，窖中燒，形消骨爛誰知道，屈氣難消怨不消，化作烏盆多一個，歪斜缺口不成形，與張公相次頂案，夜顯冤魂新年高，煩他代向爺訴，幸遇青天文曲星，新任黃堂臨此處，公爺哀憫把冤伸。

包公聽了毛骨悚然，怪道馬見冤魂悲鳴驚覺，原來是他的馬，叫張老打屈你了，叫公差同他去拿，趙大趙二前來正法，張公道，老爺另差別人，恐怕他後來要害小人，包公笑道，真乃老實人，因

問至下本府的马，是誰買的？左右道，是民壯王成，叫王成當面，這馬是何人賣與你的？王成道，小人用三十兩銀子，問捕役弓兵趙大買的。老爺道：他殺入事發，快些多代公人，拿他兄弟二人，並贖銀二千餘兩，黃金一百兩，所有行李贓物，照單查檢，一獻來。如若走漏消息，與犯人同罪。

王成領了包爺，帶領公差十數人，出了北門忙忙走，高竿旗在面前，上至黑龍岡一座，行行便是趙大村，趙大趙二修齋事，家中正念受生經，公差一齊都行進，攔起他家大門，攔人嚇得慌，王成提起經來一陣風，鑼鼓響，都丟下，素菜中齋吃不成，趙大忙問何事，王成便問賊人，圖財害命，還賣馬，險些連累我當身，便將鐵皮鞭身打，兄弟打得遍體鱗傷，老爺嚇得雙膝跪，我是看經念佛人，孩兒留下，條事，不干我事，生毫分，公若不聽他言語，打進他家後宅門，殺成鄰人都走了，竊賊翻得亂紛紛，只得坑前跪數塊，果然塊塊有黃金，綢緞衣裳俱取出，衣箱行李找個清，趙大趙二無言語，悔不當得聽明親，一把家人領解，又拿繩甲其旁鄰，一齊到了州衙內，直到公前見大人。

公差差衆老爺因趙大趙二當面，所有贓物，一一獻上，包公便問你是本州獵戶，又當捕役弓兵，自當怎知法犯法，圖財害命，從實招來。

趙大趙二將言告，小人主代是良民，祖父私財衣食足，並非謀害把人頃，只因王成來買馬，不知因甚害吾身，劫掠錢財，索贖銀，伏乞老爺斷其情。

包公大怒，這巧言，叫手下與我每人打四十，打得皮開肉綻，趙大口稱冤枉，無憑無據，贖銀全無，怎曉得問小公爲率，包公叫取出烏盆來，問可認得此物，趙大說，老爺烏盆雖是小人所賣，並非贓物，如何爲證？包公道，烏盆你有靈，快些說話。

烏盆開言便說道：趙家兄弟得知，我身在本島政善士，無怨無仇，隨路行，半路阻攔來害我，留到家裏起殺心，多虧老母擒放我，你又趕我喪殘生，主僕二人密內化，一團骨肉變爲盆，老爺不須誇證見，衣帽底下有文憑。

包文拯巧斷烏盆記

四四

趙大趙二聞言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啞口無言，包爺命取過書箱，翻到箱底，只見文憑一

張，是福壽省的文憑。給與會試舉人楊宗富執憑。

老爺見了心不忍，可憐青年一舉人，強徒狠惡傷天理，喝叫公人動大刑，兄弟各打八十板，又使狼頭打脚跟，打得二人昏迷了，長枷手銬上了身，只等申詳來處決，無千人衆放他行，叫公公張必古，多虧老漢辭冤情，與你花銀二十兩，抱出烏盆冤鬼魂，將他埋葬深山去，不可留藏惹惡人。

張必古叩謝老爺，欲抱烏盆，用盡平生之力，端他不動，說老爺烏盆不肯出門，必定還有話說，包爺問道，烏盆，那趙大趙二不日伏誅，與你申冤雪恨，你一靈可以超昇，還有什麼冤氣未伸，你可說來。

烏盆上告包丞相，半世爲人志未伸，家有父親楊彥伯，母親張氏老年，更有妻兒王氏女，孩兒玉保女蘭英，一家骨肉懸懸望，專望春雷報好音，豈料屈死他鄉地，音不通時信不聞，伏望太人生慈憫，乞令張公送回程，一路陰魂相助，同回家去見雙親，張公年老無兒女，叫父酬他養老田，烏盆上墓先人墓，這般冤情始得伸，黑窖一塊紅泥土，乃是楊春屈死靈，賤魂不敢朝天宰，望乞差人另葬墳，又有趙婆心慈善，三番兩次放吾身，兩個強徒身腐爛，可憐老耆受孤貧，給與資財一百兩，謝他一點善良心，從今說盡衷腸語，再不多言惱大人，包公聽了心哀憫，不枉讀書中舉人，恩仇處得分明白，可憐青年作鬼魂，便叫張公聽仔細，烏盆求你送回程，張公嚇得癡呆了，老漢手高離他行，六千里路程途遠，叫我怎得到顯等，包相時聲張老漢，自有陰靈助你身，還他自馬脫行李，與你金銀共引還，還與幾張開支牌，帶了烏盆上路程，路上若遇謝津區，燒其關引放孤魂，一封書到順寧縣，傳與楊家父母親，給你田地來養老，強知在此賣柴薪，老漢聞言心歡喜，但憑老爺施行。

包公檢點趙家贖物，叫聲趙婆，但是你家物件，你自領回，楊舉人衣物，行李，金銀，俱與張公文憑帶去，共將白銀一百兩，給付趙婆養老，謝你一點好心，趙婆拜謝而去，張公王感，即到家中，起出一塊鮮紅的血土，此是楊春生冤魂，就擇地在半山坡埋下，趙婆多虧金銀王念經

超度不提，却說張老，領了包大人公文，帶了烏盆馬疋，行李金銀，到家下，買三牲祭禮，燒化錢紙，祝告烏盆，我今爲你遠到濟寧，送你回家，一路之上，望你陰靈相助。

烏盆當開言道，張公在上聽聞，累你帶我回鄉里，見得雙親妻子身，我在身傍幫助你，無災無害早行程，只見事情才報你，無事平安不作聲，若還見我雙親面，我家富貴不虧人，奉養你身直到老，九泉之下不忘恩，張公見說心，喜，次日良辰就起身，馬上抱了烏盆子，文憑行李緊隨身，逢山過險多如意，過水波濤不受驚，人逢順事精神健，馬盼歸途腳力輕，過了長江燒路紙，江神不敢阻冤魂，鎮江過了往前走，常州過了蘇州城，又過嘉湖西地，西湖又在面前存。

張公烏盆一路無語，到了杭州，自從起身，將及一月，烏盆並不開言，此日路上無人，忽然有人叫道張公，我十月初一，在吳山求得八十一籤，上面說是逢囚屈死，得遇青天，斷出烏盆事，就把詩籤念了一遍，張公道，果然神明有應，何不司老進香酬謝，烏盆道，還有伴當楊壽，不信神明，得了疾病，留在杭州，未知生死，你可到興樓客店開坐，打聽消息，張道，今日且到他家投宿，到明日進香，却是兩事呢。

張公進了杭州城內，鎮海樓過入店門，歇下行李吃了飯，開言就問店家身，十月初一有一事，福建來名一舉人，帶一管家身有病，留在店暫停，我與楊家故友，特來相問店家身，店家便乃將話說，公公你且得知聞，當日管家身有病，留在店暫稍停，過了幾日病體好，收拾行李便回棧，張公聽了心驚異，這個安童有福人，若還跟了前途去，豈不連他也斷根，回房說與烏盆曉，始知禍福有因，次日天明還香愿，相酬感謝二郎神，帶了靈籤八十一，分明說得十分明，烏盆說與張公道，悔教當初不轉程，不是張老伸冤屈，怎得青天照勝盆，謝了神祇忙上路，過了錢塘到紹興，一路平安無話說，行走望見福州城，不進福州城內去，百零八里到濟寧，穿心二里山城縣，縣西廿里白楊村。

却說楊員外自孩兒去後，月餘，百壽回家，訴說相求籤，小人得病，回來之時，一家大小好生懸念，一日在門首，忽見孩兒宗富，騎着白馬回來，看看走到面前，乃是白髮老漢，下馬便問，

此處可是楊舉人家，員外道，便是，張公道，楊相公有書在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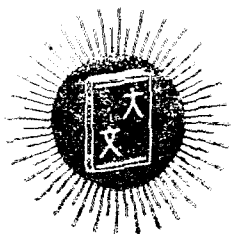
楊公見說心歡喜，用手相挽入宅門，白馬一見楊員外，跳躍悲鳴見主人，員外見疑開言問，公公你且說知聞，小兒今日何方去，白馬緣何轉回程，公公取出公子字，交付黃金共白銀，你今要見孩兒面，只問這個黑烏盆，烏盆當時哀痛哭，合家大小俱吃驚，母親張氏都來看，更有妻子王玉貞，玉保孩兒和小女，都在廳前問事因，烏盆哭訴家門事，悽悽慘慘放悲聲，叫道爹爹休要怕，是你孩兒屈死魂，當初悔去名利，那曉杭州籤是籤，百壽回來他日命，二人一去傷殘生，過江來到亳州境，趙家莊上遇內人，趙大趙二聽我害，圖財害我主僕們，戶密窖內來燒化，變作烏盆屈死魂，幸遇張公來伸訴，亳州太守肥冤伸，殺死趙大並趙二，張公我轉家門，望乞爹娘生恻念，好將盆子葬上墳，看顧媳婦王氏女，撫養孫女合孫男，分明說盡從前話，哭得天愁地也昏，合家大小多驚動，向問張公說得真，不是包公來斷了，老漢焉能到此村，白頭父母哀哀苦，只哭嬌兒楊舉人，玉貞妻子雙流淚，聲聲只哭丈夫身，年少青春丟下奴，只因名利喪其身，烏盆又叫賢妻子，青年夫婦兩難分，小心好把親孝，管看嬌兒幼女身，守我全貞節與孝，九泉之下報恩恩，又堂上雙父母，兒子陰靈要脫生，快把烏盆來安葬，請僧超薦兒冤魂，多謝張公年紀老，將他恩養在家門，一生骨肉恩情斷，從此歸天不作聲，一家骨肉嚎啕哭，百箇千呼總不靈，當時印便查案，容謝虛空過往神，又謝亳州包府尊，願他官爵早高昇，再謝張公施義，公公休要回家門，磨火好食供我，我家老送終，忙請高僧並高道，安靈設祭，經文，後山高頂擇吉地，葬烏盆屈死魂，妻兒守志多貞節，撫養孩兒得顯名，編成一書烏盆記，千古人間作話文，知曾之人買一本，休負時間散精神。

版

年	
月	
類號	

82

207.7405



色文極巧斷烏盆記全册基價四分